

财阀？情侠？商界美丑浮世绘 金元？惊梦？豪门爱恨缠绵情书

# 惆怅还依旧

Chouchang · Huanyijue

靓丽女作家 笑对镜相人生

（香港）梁凤仪 著

梁鳳儀

liangfengyi

笑梦篇  
财经小说系列之



财经小说系列之  
笑梦篇

# 惆怅还依旧

*Chouchang Huanyijiu*

(香港) 梁凤仪 著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惆怅还依旧 / 梁凤仪著. — 北京: 中国戏剧出版社, 2005. 1

梁凤仪财经小说系列

ISBN 7-104-01882-4

I. 惆... II. 梁... III. 长篇小说 — 中国 — 当代  
IV. I 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117409 号

## 惆怅还依旧

---

著 者 / 梁凤仪

责任编辑 / 张月峰 吴淑岑

策 划 / 林 飞

出 版 / 中国戏剧出版社

发 行 / 新华书店

邮购网址 <http://www.republicbook.com>

印 刷 / 北京市瑞达方舟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/ 880×1230mm 1/32

总 字 数 / 7400 千字

总 印 张 / 360

出版日期 /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/ ISBN 7-104-01882-4/I·764

定 价 / 680.00 元 (全 44 册)

本册定价 / 12.00 元

---

本书由香港勤+缘出版社独家授权出版

**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**

(如有印刷质量问题,可与承印厂联系)



## 自序

首先声明，这的确不是我的故事。很多读者朋友每读我一个财经小说总爱问：

“那女主角是不是你本人？”

我当然有我的故事。然，还未供诸于世，会不会有那么一天呢，现在还言之过早。但可以肯定的是，果真有此一日，那本小说的名字必然会是《我的自传》或《我的故事》。

也有甚多的读者朋友读过我的财经小说后，作兴玩一个寻人游戏，猜猜故事中的人物究竟是社会哪位知名之士。

对于这个反应，我满心欢喜。无非证明我笔下的人物可以随便在现实生活之内寻找得到。这正正是我所希冀的写作效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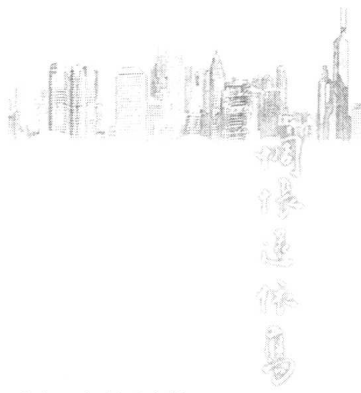
实际上，寻人游戏一定是不得要领的，因为我从来没有完全模仿一个人而写成一个角色，角色的遭遇也决不是真人的实际境况。

然，我用了个人的感情、感受、感触，去创作、描绘和刻画故事中的人物与事件，这倒是千真万确的。换言之，我利用真人真事去刺激我的思维，把能表达类同意义的故事情节人物个性幻想出来，宣诸笔墨。

例如这个《惆怅还依旧》的故事，我只是拿了社会是普遍存在着的一种现实得近乎的残酷婚姻，套在一个女作家身份的女主角上，写她徘徊应酬于家庭主妇与职业女性之间的艰难处境与历乱情怀。也把一般人受人俸禄的打工仔惶恐与委屈心态，借写作行业，通过虚构的桥段，陈列在读者面前，致于说，女主角终于成一个既是作家，又是商家的两栖动物，那岂不就是梁风仪？不，我只是挑选社会上的确存在着的人物，放在故事内头而已，那么巧，这一次我这种文化与商业的混合种，正正合了小说的架构，如此而已。

小说当然有真实感，因为故事其实是众人的故事，感慨是你和我的感慨。情节严重与人物是真是假，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发生在他们身上也会发生在我们身上，一旦发生了，他们流的眼泪，我们也会流！

梁 风 仪



一连四天，假会议中心举行的本城消闲读物展览会，人山人海，简直挤得水泄不通。

穆澄被大会邀请，作为特别嘉宾，每天中午时分，站到她的个人书摊上为读者签名。

完全大出穆澄本人意料之外，亦非大会始料所及，摊位一早就团团围满了人，每个人都在伸长脖子等待自己的偶像到场。

穆澄不是什么大明星，没有威煌的座驾，载她至会议中心，当然更没有随从跟班。

她只是算准了时间，独个儿自太古城坐地铁至湾仔站，再徒步到海旁的会议中心去。

沿途但见旗帜飘扬，都是书展的宣传标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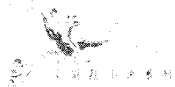
从高士打道一带至海傍去的天桥，行人极多，大部份都朝书展进发。

人人都在匆匆走路，彼此擦身而过，并无人特别对这位名满本城的女作家行注目礼。

穆澄虽已是城内一个为人熟识的名字，毕竟她本人崇尚低调子生活，甚少亮相人前，故而公众并不对她的脸孔熟识。

曾有那么一次，穆澄跟旧同学方诗瑜吃下午茶，碰上了诗瑜的同事，一经介绍那同事瞪着穆澄好久，微微张着咀巴，不经意地喊出来。

“天！我以为穆澄是个男的。”



不算太笑话。

穆澄这个名字固然并不女性化，加上她的成名作《今宵多珍重》，以男性为中心，写一个由低层一直捱上去，奋斗而成企业巨子的故事。穆澄那刚劲的笔触写透了男性的心态与动静，如此的刻划入微，深入人心。读者误以为她是个男的，更证明她的成功。

穆澄毫不介意。

可是，当她一脚踏进会场，那个环境之内完全充塞着爱看书，留意文化圈动态的人。穆澄开始被指指点点，人们争相传颂：

“那个就是穆澄！”

“穆澄？哪一个？走去哪儿去了？”

“穆澄来了吗？她的摊位呢？”

穆澄差不多是被在场的读者簇拥着来到专售她作品的书摊上。

穆澄其实是个木讷的人，她从来都不应酬，也不晓得应酬。

她是个实斧实凿的作家，每天都在与世隔绝，埋头苦写。

她其实也是个如假包换的家庭主妇，每日都尽忠职守，做陶祖荫的贤内助，把一头家打理得干干净净，光猛清新。

穆澄认为这对一个男人是重要的。

辛辛苦苦的在外面捱世界，回到自己的窝，还不得舒展，人生还有什么乐趣。

自嫁了陶家这么多年，穆澄很坚持要做个好妻子，让丈夫无后顾之忧。

一念至此，穆澄就立刻在心中长叹。

为了达到这个目的，又岂只要胼手胝足地把一个家居洗刷干净，打理三餐温饱，还有一箩又一箩的人情世故，一堆又一堆的姨妈姑爹，需要应付。

那种苦，也不必多说了。

目睹如今围绕在自己身边的读者，感慨良多。

这一群，其实是自己的米饭班主，没有他们买自己的书，年中不知赚少多少版权费？

没有读者，就连报馆的稿费，也不能开口要价。根本上可能连专栏也不能维持。

故而，自己年中那一百万的收入，全仗读者的惠赐。

穆澄是个非常非常坚持知恩报德的人，她是个宁可天下人负我，我决不负天下人主义的虔诚奉行着。

对于读者，她不但爱护，且感激，由衷的尊重。

照说，应该由她这个受惠人致意才对。

如今呢，倒转来，以金钱支持她生活舒适的读者，还给她如许难能可贵的精神支持。屡屡以各种实际行动去证明她的备受爱护，证明她的文章有价，实实在在的使她惊喜交集，铭感心中。

穆澄坐在自己的书摊内，不停地摇动笔杆，为读者购买的新书签上自己的名字。

有两位年轻的女学生，穿着校服，背着书包，在等候着穆澄稍稍停了笔，便怯怯地拥前去，说：

“穆澄，我们可否问你一个问题？”

穆澄抬起头，望住眼前两张善良年青的脸，心上没由来的惊喜。





她好像看到自己好多年前的样子。

那大概是二十年前了，其时她才十六岁，课余的各种读物之中，最爱的是爱情与武侠小说，本本畅销书都念得滚瓜烂熟。

那年头，作家尤其不在公众面前亮相。几难才见得到自己的偶像。

不像如今，时代不同了，为着生意，所有吃群众饭的人，不只限于艺员明星，就算是作家、画家、音乐家都需要有配合宣传的计划，作某种程度的公关行动。

穆澄并非介意，她其实乐于跟捧她场的人接触，亲自说一声多谢。

她只是不太习惯。

因而，穆澄对住两位年青读者，说：

“好，你们问吧，我能答复的话，必定尽力而为。”

“你的陶先生有来书展吗？”

“啊，没有，他没有来。”

“为什么呢？他应该陪你！”

“他比我还害羞，不晓得跟陌生人谈话。”

“我们并不陌生呀！天天看你的专栏，我们跟你好像已成好朋友，好朋友的丈夫，不一样是老友？”

这么简单的一条人际方程式，也只有少年十五二十时才想得到，同时，才会相信。

有什么关系会复杂得过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呢？

穆澄真羡慕胸无城府的人，以及未经江湖洗礼的年青朋友。

穆澄笑盈盈地答：

“多谢你们，我们真的不算陌生，但陶先生是个比较古老的人。请原谅他的保守！”

两位女学生看穆澄如此谦和有礼，于是放胆地缠着穆澄问：

“陶先生最爱你那一本作品呢？”

“啊！”穆澄听了这句问题，登时红了脸。

她不晓得作答，因为陶祖荫从来不读她写的书。在婚前如是，婚后也如是。

这样子坦白道来，是不是太失礼了？

穆澄本可以顾左右而言他，或者立时间拉下脸，叫对方别再问这么私人的问题。

可是，她办不到。

一则，她明白读者是关心自己，方才发问。谁在这世界上还有心思管别的事？除非事件对自己有利。又谁在这世界上还有闲情说别的人？除非那人是自己真正关心的。

二则，穆澄的性格很坦诚，除非不说话，否则说的都是真话。

三则，这还不算是私人问题了。除非读者的兴趣涉及到其他难于启齿的事情，否则，探讨一下作家的生活，也不能拿干扰私隐为理由，不予处理。

太多人现今犯那种矫枉过正、大惊小怪的毛病了。

穆澄不会不正己而正人。

故此，穆澄叹一口气，缓缓地答：

“陶先生并没有读我的书。”

两位女学生听罢，一个睁圆了眼睛，那乌溜溜的眼珠子凸出眼眶之外，像在下一分钟就要掉下来似的。另



一个呢，慌忙用手掩着嘴，完完全全的错愕。

“怎么会？”她俩异口同声地说。

“陶先生他很忙的。”

纵使丈夫不在身边，穆澄仍替他打圆场。

这是穆澄多年来自揽上身的习惯。

积习自然难返。

“他应该关心你的作品，你的生活啊！”那个拿手掩咀的女生，一放下了手就嚷。

真正是童言无忌。

年青人的意见值得尊重，只为他们坦率。

穆澄其实相当感慨。

好一句“他应该关心你的作品与你的生活”，知道这番道理的是外人，而非自己的丈夫。

陶祖荫应该做的事很多，可惜，应该做的与实际做的，可以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码子事。

穆澄根本不是个怨天尤人的人，她的苦，她心知也就算了。当然更不会在陌生人面前长嗟短叹，说长道短。

她还要编个较好的藉口，令自己下台、为丈夫保存体面，也使爱护她的读者放心。因此她说：

“夫妻二人各有各的工作岗位，不一定要交换自己的工作情报，才是关心对方的。我们在下班时分，恨不得把有关事业的资料都放在脑后，认真是不提也罢，我也从来不研究陶先生会计工作究竟是怎么回事！我一看数簿就会得头昏，大概他一读小说，就会脑胀，这只代表我们的兴趣有出入，并不表示我们的感情有任何褪色，是不是？”

这么一番话，言之成理。

只是最后几句，稍嫌画蛇添足。

无论如何，穆澄说话的诚恳态度，使两位女学生十分的满意。

正当她非常努力地摇动笔杆继续签名时，突然有人轻轻地喊了一声：

“穆澄。”

她抬起头来，看见有位女士，面目姣好的，手里拿了一大束玫瑰花，交给她。

穆澄很自然的接住了，还未开口跟对方打招呼，只见对方立时时间流泻一脸的泪来。

穆澄吓得掷笔跃起，说，

“太太，什么事了？”

穆澄紧紧的握着对方的手，一时不知如何把话讲下去。

“请你坐下来，息一息吧！”穆澄七手八脚的招呼着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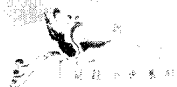
“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失仪了！”那位女士一边揩泪，一边道歉，完完全全一副狼狈的模样。

连穆澄都有点手足无措。

那位女读者一直艰辛地啜泣着，竭力使自己平伏下来，对穆澄说：

“我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，看见了一个把我的种种遭遇与苦衷都写了出来的人，我实在太感动、太感动了。”

感动的其实是穆澄，这证明她的作品已深深引起读者共鸣。



穆澄并不知道那个笔下的故事如此深得这位读者之心，她的作品实在很多。

然，不要紧，写的每一个字被人欣赏，那种满足感有甚于稿费。

女读者留给穆澄一个名片，是一位叫曾致芳的女士。职衔竟是一间地产测量行的人事部经理。

穆澄暗想，怕又是一个辛辛苦苦自低层爬至高位的职业女性。所遭遇的困难、辛酸、委屈、艰辛，实有雷同，并非巧合。

穆澄作品之所以受欢迎，无非是她用对了模式，以现代男女的苦水，写在稿纸之上。于是，人人捧读，都似在照镜子，既惊且喜，又感慨、又伤心，像倒泻五味架，什么滋味都齐全。

这位曾致芳女士，想必是其中一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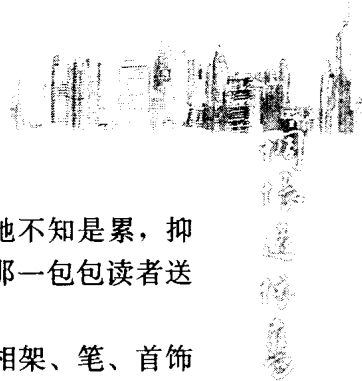
穆澄只留在摊位两小时，已经腰酸背痛，手足麻痺，一则是人太挤，二则读者个个热情地拉手拥抱，再加签上上千个名字，实在劳累。

她是拖着疲乏的身躯，抱着满手读者送的礼物，带着愉快的心情，离开会展中心，回家去。

坐在地铁内，穆澄没由来觉得惆怅而失落。

基本上，地铁的气氛很平民化，一坐到里头，不论你的身家与身份如何，都突然改变了，人人有个划一准则，彼此相若，并不能再有鹤立鸡群的气势。

纵使穆澄这个本城首屈一指的作家，一旦离开了书展，就仿如明星离开银幕，演员离开舞台，光芒立即收敛，变为常人。再加地铁的背景，穆澄自觉由云端返回大地，感觉难免有点酸溜溜。



回到太古城那八百尺的小公寓去，她不知是累，抑或怅然若失，并不想动手做什么，只把那一包包读者送的礼物，放在床上拆阅。

礼物林林总总，都是读者送的。有相架、笔、首饰盒、花瓶、茶杯、茶叶、记事簿，全部都附有张读者写的小字条，表达心意，写道：

“我送的相架，希望能用来放你全家幅的照片。”

“送你一支笔，恭祝长写长有！”

“你写稿一定口渴，水杯给你载咖啡。你喝咖啡吗？”

“香茶一包，醒脑提神，可使你笔下的故事更精彩！”

“你写稿这么忙，怕你会忘记陶先生的约会，故送你一部记事簿，希望你会有美丽而温馨的拍拖时间。”

还有很多封，很多封读者来信，洋洋万言，都在传递一个挚诚的消息，就是：

“穆澄，你的读者爱护你！”

突然的，穆澄打了一个冷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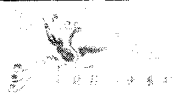
她感到惶恐。

就在上星期，轰动全城的新闻，就是红透半边天的歌星傅漪，自杀身亡。

千千万万的歌迷拥到殡仪馆去送殡，出动了极多的警队，以保卫治安，有如戒备暴动似。

为傅漪的死，歌迷所流下的眼泪，不知凡几？令人感动的场面使对歌坛毫无认识的其他市民都惊叹与侧目。

这么多人拥戴敬爱的一个艺员，可以觉得生无可



恋，因而自杀，为什么？

傅漪的群众基础与影响力，一定比穆澄大。

傅漪的资产与收入，肯定比穆澄丰厚很多倍。

傅漪甚至此穆澄更年轻动人，前途似锦。

傅漪收的歌迷礼品与信札，更不可胜数。

然而，她自杀！

为什么？

并非无人爱她，只是她最希望爱她的人偏偏没有爱她而已。

怎能叫穆澄不震惊？

穆澄最爱的人，直至目前为止，无可否认是丈夫陶祖荫。

可是，祖荫爱她吗？并且，祖荫爱她爱得够深吗？

穆澄一念至此，情绪由亢奋感动的高层面，直线下降至忧疑焦躁的极低底线。

作家尤其敏感。

如果不是基本上的思想构造不同，怎可以有这么多故事创作？天天写、晚晚写、年年写、月月写，永无休止，毫无尽头地笔耕，所谓丰富的灵感，无非是捕捉生活上的各式资料，无事化小、小事化大而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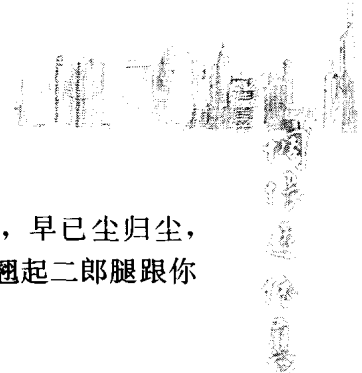
穆澄这个作家症状，威力发挥到私生活上头，其实是令自己不好过的。

像穆澄的老同学方诗瑜，就是大情大性，天掉下来当被盖的乐天主义派。

穆澄曾纳罕地问：

“你怎么可能如此无忧无虑，了无牵挂似？”

方诗瑜大笑，答：



“老友记，如果我事事都放在心上，早已尘归尘，土归土，早归天去了，还能如此轻松地翘起二郎腿跟你喝茶？”

“怎么可能？”

“怎么不可能？请别忘记我们在商界混饭吃的，三朝两日就一个大转变，要感怀身世，揣测别人对自己的爱恶，那儿有这个空？怕只怕忧心两天之后，该人该事根本已消声匿迹，或甚至改头换面，那就认真浪费精神感情与体力，如何划得来？”

方诗瑜的名字女性化，人呢，爽快得像个男童。她再补充说：

“最好只爱自己，只照顾自己，其他的人与事一律不管，最低限度少管为妙。”

真是一样米养百样人。

谁又能勉强得了谁？

于是两个老同学，一个依然开朗豪迈，一个照旧细心敏感，却非常适合在她们本行内发展，这倒是最幸运的了。

穆澄想呀想的，一直钻进牛角尖去。

也不知过了多少时间，直至有开启大门之声，穆澄才晓得移动身躯，从房门望出客厅，看看来者是谁？

竟是良人。

穆澄慌忙站起来，打算迎出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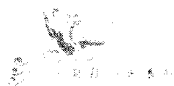
陶祖荫已经走进房里来，头一句话就问：

“开饭吧！我肚子饿。”然后伸手解领带。

天！穆澄一时间呆住了。

她根本忘了煮晚饭这回事。





于是，只好腼腆地答：

“今天我到书展走了一趟，回来晚了，故此还未预备晚餐。”

陶祖荫皱一皱眉，一屁股坐到床上去，正在脱他的鞋子袜子，不经意地问：

“什么书展？”

“国际书展，在会展中心举行。”

“你买了很多书？”

穆澄叹了一口气，想改正丈夫的问题，因为答案应该是：

“我卖了很多书。”

书展已举行过三天，她才正式亮相。首二天的售卖成绩，她遥遥领先，成为全场之冠。今天亲自出场，提笔签名，销路必然更劲。”

可是，穆澄没有作答，她只说：

“我们到附近餐馆去吃一顿好不好？”

“一天到晚要跟客户同事应酬，外头的菜肴，顶矜贵的也吃得腻了，回家来就是想吃一顿家常便饭，换换口味。”

“对不起。”

穆澄真不明白，她笔下流畅尖刻，说话却无法玲珑剔透，人总是木讷。

其实，那句道歉的话是不必说的。

祖荫有大把机会上各式酒楼餐馆，吃尽鲍参翅肚，可是，自己呢？

彻头彻尾一只灶底猫，每天在自己的窝内，早午饭是吃昨晚剩下来的菜，每晚又都洗手作羹汤，一年三百